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胥志强,张韩.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特征[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5):25-30.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特征

胥志强 张韩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巨匠,其笔下的武侠世界不仅植根于世俗生活,更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独属于中国文化的神话体系,“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神话因素。以气的神话属性为依托,金庸在武功的神话想象、侠客修炼方式上皆体现了神话诗学的创作导向。当这样的武侠神话与社会现实情境遇合时,气本身的神话意蕴也借由金庸的武侠小说被激发与唤醒,并由此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建构。

关键词:金庸;神话诗学;气;当代神话

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5-0025-06

金庸百年诞辰之际,社会各界仍旧在怀念金庸及其所创造的武侠世界,并以各种形式追忆金庸的百年江湖。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作品已成为武侠文化的代表,深烙在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并且在当代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风靡,就在于金庸在世俗世界的基础上虚构了一个奇幻的武侠世界,而这往往指向了神话的世界。

受限于传统学科研究范式,金庸武侠小说研究虽被称之为“金学”,但是却少有人从神话诗学视角进行研究,即便是从神话视角出发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母题类型为切入点,将金庸武侠小说与其他作品中的母题类型相比较^[1];二是从神话一原型批评的角度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神话原型^[2];三是从仙话特征的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个体的案例分析与解读^[3]。总体来看,多数学者围绕母题类型、神话一原型批评、仙话特征等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特征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神话诗学这一学术概念的影

响之下,旨在以气为中心,分析“气”这一核心概念如何贯穿其对武功的神话想象、侠客修炼方式及武侠世界的神话意蕴,进而揭示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特征。以此为个案,可以揭橥神话如何在后世文学中焕发新的生机。

一、武功的神话想象

与气有关的神话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神话故事,与此相反,气却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学说,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然而,如果我们上溯气产生的历史根源时,往往能从神话中寻得踪迹,金庸武侠小说中关于武功的神话想象便成为了探寻气的一个切入点。

众所周知,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侠客的武功可以大致分为内功与外功,其中以内功作为武功的根本,外功则体现为具体的武功招式。武侠人物通过修炼而获得了至高至纯的内功,这种内功就是由气组成。内功与气之间相等同的关系在金庸武侠小说中随处可见,如郭靖在丹阳子马钰的教导下,依着“缓吐深纳的呼吸方法做去,良久良久,渐感心定,丹

收稿日期:2024-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灾难神话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研究”(20BZW191)

第一作者简介:胥志强(1981—),男,甘肃秦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神话学与民俗学研究。

田中却有一股气渐渐暖将上来”^{[4](P177)}。而天山童姥在修炼“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时,内功与气之间的联系则更加外化:“盘膝坐下,右手食指指天,左手食指指地,口中嘿的一声,鼻孔中喷出了两条淡淡白气。”^{[5](P1270)}在金庸的笔下,无论是武林中成名已久的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还是仅仅在小说中一闪而过的黑沙掌、鸭形拳,皆以以气为主的内功作为修炼武功的根柢。

在金庸武侠小说中,被人尊崇的大侠,除了具有高尚品质之外,还武功高强,比如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萧峰等,无一不是身负深厚内功,即能自如地运用气这种神秘力量。

这种对气的尊崇,实际上就是对神话中神秘力量的崇拜。气在神话的时代充当了开天辟地的创世角色,游走于宇宙之间,驱逐黑暗与混沌,确立起自然秩序,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正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所记载的一样:“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6](P181)}盘古诞生于“天地混沌如鸡子”的境况之下,在打破坚硬的外壳之后,天地开辟,阴阳相分,气息流动,产生了万事万物。还有《广物博志》所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7](P179)}盘古的一呼一吸也会造成气息的流动变化。《五运历年记》记载,盘古垂死的时候:“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8](P148)}相较于“混沌凿七窍”时,气作为尚未分化的原始整体而言,盘古所代表的开天辟地神话中的气更为明确地承担着建构宇宙万物的重任,气也随之被赋予了更多神话内涵,成为生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

在后世关于宇宙开辟的追问中,可以看到,不论气的指称如何变化,都暗含着创世之气的神话本质。《左传》《国语》《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都有相关记载。《左传》提出了“六气说”,六气的运动变化产生了四季、五行、五味、五色和五声,“这实际是企图寻求各种具体物质和各种自然现象的统一的物质本原,并且初步将这种统一的物质本原归结为‘气’”^{[9](P22)},体现了气生万物的思想。《国语》中认为,气是规律运动的天地阴阳之气,是构成天地人物

的物质基础。《庄子》肯定了以往典籍中气是宇宙万物构成的基础的说法,认为气的聚散与人的生死息息相关。《吕氏春秋》中提出万物由气而生,并且人事社会活动都要根据气的变化规律展开,否则就会产生咒术性的反噬,并且亲子之间的感应是以气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被看作是神的力量。《淮南子》中将“气”解释为构成天地万物的直接物质材料,粗略地描绘了气产生万物的具体过程。以上典籍虽然对“气”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与丰富,但是仍旧是以神话中的气为原型,这说明在人们心目中气是创世之说的一个必备因素,并持续地影响着后世对于宇宙运行的认识。

当神话背景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结合在一起时,也激活了气原初的神话内涵,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另外,从侠客修炼武功的结果来看,气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延续了使人长生不老的神话属性。比如逍遥派无崖子因修炼神功,九十七岁时容貌仍与少年无异;星宿老怪丁春秋年纪虽老却鹤发童颜;还有《葵花宝典》中的武学能让人长生延年,寿过百岁;而天山童姥每三十年便要返老还童一次。这些武侠人物仿佛摆脱了世俗时间的束缚,拥有了与神圣时间同等的永恒特征。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武侠人物丧失了气所赋予的神圣力量,便会迅速衰老,比如无崖子将一身武功传给虚竹之后满脸皱纹,似乎衰老了几十岁;天山童姥和李秋水真气散尽时变成了百岁老人的模样;“杀人名医”平一指因为医不好令狐冲,几个时辰之内老了一二十年,后来竟然死了……可以看出,气与侠客的内功、生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是由气神秘的运行方式决定的。

从气运行的模式来看,人们在一呼一吸之间发现了气。“呼吸的停止跟生命的停止是如此紧密一致,以至于人们很自然地习惯于把呼吸跟生命或灵魂看作是一个东西。”^{[10](P353)}气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早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就有记载:“有继无民,继无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11](P367)}人们认为,食用气能够延续生命,正所谓“气聚而生,气散而死”。“因此(按照古代的逻辑)只要知道怎么运用空气,就能使人体长生不死。”^{[12](P127~128)}人们由此也根据控制呼吸而发明了带有神秘色彩的行气术,而这正是侠客武功神秘性的来源,或者说至少为之提供了参考。

因此,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无论武功招式如何纷

繁复杂，最终支撑其武功主体的仍旧是“气”这一核心概念，而这一概念从诞生之时起就带有神秘的色彩，被视为创世之气、长生之气。这种力量在武侠小说中就被赋予到了英雄人物身上，他们同样充当了气这样的角色。在发生战争、混乱的时候，武侠英雄通过运用这种神秘的力量重整乾坤、确定秩序，创造了一个万物和谐共生的乐园。因此，对于气的尊崇，就是对于神话自然秩序的维护，也是对人类乐园的向往。

二、气的修炼方式

很多古代典籍中都记载了服气术、导引等修炼方法，为内功修习提供了仿照的路径。然而，金庸并没有对其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依靠神话式的想象为之增加了新的维度。具体来看，武侠人物获得气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一）身体接触

金庸武侠小说中，武侠人物修习某种功法之后，就能够通过接触别人身体的特定部位或穴位，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人的内功，从而增强自身的武功修为，这是获得神秘力量最便捷的途径。在《天龙八部》中，这一修炼方式多次出现，比如虚竹获得无崖子功力时便是如此。无崖子只需左脚勾在房梁上，头下脚上倒转过来，将脑袋顶在虚竹的天灵盖上，便能够将自身七十余年的内功通过头顶的百会穴传给虚竹^{[5](P1129~1132)}。至此，虚竹的武功被重新塑造，如许多武侠英雄一样，“额外的能力也被赐给他们，以使他们能够适应生命中的这一新阶段”^{[13](P96)}。依此种方式修炼武功的还有段誉，他在修习了北冥神功之后，只要拇指按住别人的身体，便能够得到其内力。段誉在历险的过程中，无意中获得了段正淳、四大恶人、黄眉僧、崔百泉和鸠摩智等人的内力，从而修炼了深厚的内功。而到了《笑傲江湖》中，金庸将这种修炼方法命名为“吸星大法”，令狐冲在修习了这种武功之后功力日深，以至于“不须肌肤相触，只要对方运劲攻来，内力便会通过兵刃而传入他体内”^{[14](P859)}。可以看到，这种修炼方式越来越便捷，从一开始特定的姿势到后来无需接触、借助他物便能得到他人的内力，这早已超过了自然科学范畴中所记载的导引之术，走向了神话式的叙事。

此种修炼方式虽然奇幻，但是却可以在弗雷泽的《金枝》中找到相似的原理。弗雷泽认为，根据接触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巫术被称之为“接触巫术”，实施巫术的人能通过被那个人接触的物品来施加影

响^{[15](P26)}。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巫术规律，它被看作是一种能够支配自然运转的魔法体系，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在原始先民看来，巫师通过巫术就可以决定自然的变化与事物发生的顺序，这被看作是神秘力量的象征。这样的巫术传统自然而然影响到了人们对于气的想象，即使自然科学一再阐明导引术的原理，但是当神话思维介入到侠客武功修习之中时，便唤起了人们对于巫术的远古想象，也激活了原初的神话情境所携带的超自然力量，获得广泛的感召力。

（二）自我修炼

武侠人物获取神秘力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自我修炼武功，他们往往投拜名师，或是得到武功秘籍自行修炼。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时间与空间成为影响武侠人物能否获得超凡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在恰当的时间与地点修炼，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了持久地拥有气这一神圣力量，武侠人物往往会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修炼武功。在神话思维中，月亮的盈亏圆缺与太阳的东升西落，以及四季的变换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受到了神圣力量的控制，这种神圣力量能够让世界万物循环再生。“时间的神圣力量开始变成似乎超神性的力量，变成超人的力量。”^{[16](P131)}原始初民认为，宇宙自身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同样作用于人类社会，并最终投射到每一个个体之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武侠人物在修炼武功的时候也要跟随宇宙时间循环的律动，达到天人合一的武功境界。对武侠人物而言，最为直观的宇宙时间变换就是昼夜交替，在一天当中，武侠人物会选取特定的时间节点来修炼武功。比如天山童姥在修炼“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时，要在每日午时吸饮生血之后方能练功，而她最后一次午时练功时却被李秋水阻挠，功败垂成。所以午时对于天山童姥来说就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借此营造的是超脱世俗的神圣氛围。而黑风双煞与天山童姥修炼武功的时间则正好相反，他们修习的九阴白骨爪是世上至阴至毒的武功，在修炼时需每晚亥时调节内息，跟随月亮的移动变化做呼吸吐纳的功夫。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修习内功，才能够将九阴白骨爪的威力发挥到最大。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当中的记载：“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17](P100)}侠客也要遵循“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一运行法则修炼，才能够达到至高的武功境界。

在自我修炼武功的过程中,空间的选择往往也具有神话的意味。在金庸武侠小说中,那些侠客往往是在特定的空间内才能够获得武功秘籍,从而修炼更高的武功。这样的奇遇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十分普遍:陈家洛进入玉山的密室中练就了神功;袁承志在金蛇郎君藏身的华山石洞中找到了武功秘籍;杨过与小龙女在活死人墓中修习《玉女心经》;张无忌则在高山洞穴与光明顶的密室中修炼了《九阳真经》与乾坤大挪移心法,以此成就了武林至尊的地位;段誉在无量山后的洞穴中得到了逍遥派的武功秘籍,练就了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还有令狐冲在梅庄的地下洞穴中学得了任我行的吸星大法,缓解了自身内力气息的冲撞。这里的洞穴不是世俗世界中普通的一个地点,而是高度神话化了。坎贝尔曾用“鲸鱼之腹”类比神话中的母亲的子宫,二者同样都象征着重生之地,英雄进入“鲸鱼之腹”就好像从世俗的时间中死去,重新回到了世界的子宫中,当英雄重新从这里出来时,他就能实现重生。对于这些武侠英雄而言,进入洞穴是自我修炼的必经阶段,根据荣格心理学派的观点,洞穴象征着轮回之地,“是人为了孕育与更新被囚禁于其间的那个秘密洞穴”^{[18](P107)}。可以看到,洞穴作为特定的空间地点,被赋予了无可替代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它作为武侠人物命运转折的背景,增强了武侠人物修炼时的神话意味。

如果说在上述神圣之地修炼是侠客内功增长的基础的话,那么,气在侠客身体穴位中的脉络走向则构成了自我修炼的内在空间证明。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身体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俗身体,而是将气在脉络穴位之间的运行与神圣空间联结在一起,从而将身体当作宇宙空间的象征。在神话学中,“因为世界成形于人或超人的各部分,所以它保留着神话有机统一的特征,不管它看上去如何消溶于个体之中”^{[16](P102)}。人与世界的构成具有同一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模仿人体得来,二者具有相类似的特征。与世界常常被看作是宏观宇宙一样,人的身体被当作是微观宇宙,其自身被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比如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中了幻阴指之后,真气沿着其身体经络游走,刺激周身数百处穴道,从而冲破了身上数十处玄关,最终张无忌练成了九阳神功。^{[19](P657~664)}正如李时珍所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20](P14)}人的身体经络犹如宇宙空间中的山川河流,因为气的存在与流动,身体与神圣世界之间共享了神秘的属性,构建了身体与神圣世界的连接点。

再如《天龙八部》中,段誉修炼北冥神功和六脉神剑的过程中也是将身体当成了神圣空间的象征。北冥神功的修炼方法就是将人身体的经脉当成宇宙空间当中的路径,气息就在这样的路径当中流动。气从手太阴肺经到任脉,从会阴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一路向上,经过腹部、胸口、咽喉,最终到达断基穴。之后段誉便可以用拇指的少商穴取他人真气,使气通过以上穴位运输,最终存在膻中穴^{[5](P169~170)}。而在六脉神剑中,气的运行则与北冥神功相反,是将自身存在膻中穴的气通过手之六脉化成剑气发射而出,中间要经过一系列的穴位,比如手少阴心经脉图是从腋下的极泉穴出发,途径青灵穴、少海穴、灵道、通里、神门、少府诸穴,最终在小指的少冲穴发出。通过气在体内的运行,六脉神剑最终便分别从少商、商阳、中冲、关冲、少冲、少泽这六个手指上的穴位发出^{[5](P344~348)}。身体当中的穴位就像是世界当中一个个神圣的坐标,气通过在身体穴位中的流转与排出,使得身体与世界之间建立类比与联系。在伊利亚德看来,“人类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相对应,它分享了宇宙的生命;宇宙的生命成为人类生命的范式,事实上人类就成为一个宇宙。”^{[21](Pxi)}所以,金庸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穴位脉络,将侠客的身体高度神话化,与广阔的宇宙空间共享着神圣的属性。

综上所述,以上所列举的内功修炼方式皆以气为主体,金庸借助这些修炼方式不仅复活了对于古代行气术的神秘想象,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与神话紧密链接的巫术法则与神圣时空秩序,二者糅合,彼此相互连接转化,共同建构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

三、气的神话意蕴

金庸创作了一个神话式的武侠世界,其中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神话修辞手段,在其神话世界的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气”这一概念的内涵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自然科学属性,呈现为深厚的神话意蕴。

“气”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之所以能够演变为核心的神话概念,在于它作为神秘力量的独特性质。首先,如前所述,气是天地创生的基础,从始至终,气与民众之间相互融合,彼此处于和谐共生的关系之中,同时,气还能为人所用,“食气”是追求长生的重要途径。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江湖人物,无论是武林高手还是仅学会一些拳脚功夫的新手,都可以修习气功。从内功的修习上说,气具有平等性。其次,气是流动

的,气的流动变化能够使一切都随之发生改变。武侠小说人物可以运用内功将自己身体中的气让渡给他人疗伤,正如大理段皇爷以一阳指的功夫救治黄蓉,张三丰将自己的真气输送到张无忌体内为之续命;或将自己数十年的内功转赠给他人,如虚竹便得到了无崖子数十年的内力,而段誉因修习了北冥神功吸入了他人的真气而内力充盈。无论这些武侠小说人物是有意还是无意吸入他人的真气,皆说明了气具有流动性。气的流动特性使得武侠小说人物的内力能够轻易地进行置换,为武侠小说人物实力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视化的参照物。最后,气是具有革命性的神秘力量。武侠小说人物通过修炼武功就能够实现自身力量阶层的更迭,比如杨过从一个遗腹子至“西狂”的人生变化,也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变为“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的“五绝”更替。张无忌从中了玄冥神掌性命垂危,到修炼《九阳真经》和乾坤大挪移,成为明教教主,也是借助气这种革命性的神秘力量完成了力量阶层的上升。因此,武侠小说人物借助气所具有的平等性、流动性与革命性的特点,最终实现了自身的主体性,获得了人生更大的自由度。

正是基于气的独特性质,金庸确立了武侠世界中验证武功境界的判断标准,也因此带来了力量分层与不断修炼以促进名号、排位更替的江湖价值体系。借助这种神秘的力量,武侠小说人物能够“从任何限定的存在模式中解脱出来,或超越出来”^{[22](P128)},特别是当他们处于人生的转折点或者向更为成熟的阶段过渡时,气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个体的潜在力量。可以说,气所具有的平等性、流动性与革命性的特点满足了人们对于普通民众英雄之旅的期待。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气不仅是原始的神话片段,也包含了英雄之旅的象征意味。金庸这一神话修辞手段,契合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民众奋力向上的普遍心理。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活本身,“服从于个体、种族和时代的困扰与需求”^{[23](P343)}。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走进了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个体的人从原本安居乐业的、稳定的小农集体中剥离出来,卷进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的变革使得人们无法在社会上寻找到一个稳定的自我核心,同时也无法恢复原本的集体稳定性,因此现代人往往会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24](P172)}现代人在变动的社会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认同自身存在的意义。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则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相对于现代

社会来说稳定的武侠世界,并且提供了确认价值的方式——修炼武功,这使得个人与群体之间搭建了稳定的社会联系,将零散的个体重新凝聚于集体之中。正如费孝通所说,脱离了乡土社会的个体由“有机的团结”转变为“机械的团结”,以往的集体由“礼俗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25](P7)},人们告别了终老是乡的常态生活与固定的管理,走向了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是求学还是务工,人们皆信奉凭借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实现人生理想的奋斗准则,正如金庸武侠世界中的大侠一样,“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并据此形成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26](P45)}。

成为大侠这一象征性的比喻叠加了侠客个人的梦想与社会群体的神话,获得了广泛的共鸣。神话既有诗意幻想的一面,也有表现人类内心深处原始欲求的一面,正如荣格学派认为,“梦境是个人化的神话,神话是去个人化的梦境。”^{[23](P14)}侠客在冒险精神的召唤下,闯荡江湖,修炼武功提升自己,与邪恶力量作斗争,最后成长为一代大侠。即便笨拙如郭靖,通过刻苦练功,也能达到高深的武功境界;而段誉、虚竹等人则是基于奇遇而获得了神秘力量。无论是哪种方式,这些英雄人物都是通过一种“美”的方式获得了神秘力量,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以鸠摩智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人物,他们往往只想通过巧取豪夺的卑鄙手段争夺武林秘籍,但最终遭到邪恶力量的反噬。可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提供了一种关于武功的神秘想象,即只要这些武侠小说人物心存善念,主动努力修炼,就能够达到高深的武功境界。这样一种侠客成长轨迹与神话中的英雄冒险的原型不谋而合,成为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深层文化心理的恰当表征。金庸认为真正的英雄应该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观念也被大众所接受。这些大侠不仅仅是金庸自己的个人造物,更承载着整个民族与集体的理想与希望。“从深层次看,英雄是我们创造的,因为我们认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英雄是集体创造的神话。”^{[26](P49)}这种英雄主义使我们认同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更建构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因此英雄是由我们的神话造就的。

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读者在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就能够与武林豪杰一同经历人生的冒险旅程,在这样的神话叙述中,读者也收获了成长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认同带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正如坎贝尔所认为的那样:“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的创造与救赎的神圣形象的象征,只是等待我们去认识它,使它呈现出生命而

已。”^{[23](P31)} 所以,每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一个武侠梦,而大侠的存在与成长历程也能够让我们汲取生命的力量去实现自身的个体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恰好助推了这种人生的可能性,实现了英雄豪杰修炼武功与个体努力求学或打工这二者的某种共通之处。

四、结论

金庸自 1955 年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至 1972 年于《明报》刊载完《鹿鼎记》为止,共创作了 15 部武侠小说作品。新修版的金庸武侠小说自 1984 年出版以来,在全球的华人圈创造了长盛不衰的武侠神话。

这样的武侠神话与其中的神话主义紧密相连。气作为一种神秘因素,从自然万物中进入神话,又从神话进入金庸武侠世界,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原型力量与神话意蕴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振,于读者心中铸就了公众共同的神话之梦。“在后现代历史语境,神话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之中,演变成为一种富有当代意义的神话形式,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心理功能和扮演着意识形态助产士的角色。”^{[27](P187)} 神话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继续留存,我们在这样的武侠世界中获得情感认同,发现并建构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时至今日,金庸所创造的武侠神话并未随着他的离开而逐渐消逝,在金庸百年诞辰之际,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纪念金庸及他所创造的武侠世界,“莫笑少年江湖梦,谁不年少梦江湖”。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力依旧不减。而金庸武侠小说成功的背后,显然有神话的一份功劳。因为这就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当下活跃的神话,这也恰恰证明了神话不是古老的、遥远的,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学术的世界,而是弥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带领我们建构自身的价值与信仰。

参考文献:

[1]施爱东.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

的继承和改造[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王晓红.从《神雕侠侣》看金庸作品的神话性[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3).
[3]王立.金庸小说声音伤人叙述及其渊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1).
[4]金庸.射雕英雄传[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5]金庸.天龙八部[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6]李昉,等.太平御览(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董斯张.广博物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张立文.气[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0](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1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M].邹海波,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3](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金庸.笑傲江湖[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15](英)J.G.弗雷泽.金枝[M].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6](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7]何永,马君,何敬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
[18](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19]金庸.倚天屠龙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20]李志庸.中国气功史[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1](美)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2](瑞士)卡尔·荣格.人类及其象征[M].张举文,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23](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M].黄珏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4](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M].朱侃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6](美)罗洛·梅.祈望神话[M].王辉,罗秋实,何博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7]颜翔林.当代神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